

书 名：自体的重建

作 者 / 译 者: Heinz Kohut 著；林明雄策划主编；许豪冲译

出版年：2002

ISBN：9577025471

页 数：324

开 数：25

重 量：510

定 价：NT：400

内 容：

在《自体的重建》这本书中，寇哈特对于他在《自体的分析》这本先驱之作中所提出的理论，不仅加以扩展，同时也加以澄清。在古典的精神分析传统中，专业地耕耘了一辈子之后，寇哈特已经认知到古典分析理论的某些限制。如今他无畏地增加一个新次元，以补古典理论的不足。

自恋，在寇哈特的用语中，不是贬抑的字眼。健康的自恋相对于自恋型人格困扰来说，好比一个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享受与能力的发挥，而另一个则反之。自恋在发展上来说，不只是为了通往客体爱而必须克服之暂时阶段；它有朝向成熟之单独发展，与客体爱的发展并肩前进且彼此纠缠。

如今寇哈特勾勒出自体心理学的大纲。他以这个新的心理学来解释症状与症候群。他把自体摆在人格的最中心，检视它在健康与疾病中之起源、成份、与发展；并引以为跳板，来讨论自恋型人格疾患的精神分析之治愈与结案阶段的概念。

寇哈特以丰富的临床资料细心地支撑其综合论述，因而对于传统既定的理论所无法充分含括的临床观察，他不惜与传统决裂。结果，《自体的重建》这本书中，包含了很多具挑战性的想法。自体心理学与冲突理论的关系究竟如何？与自我心理学呢？与伊底帕斯呢？精确地说，什么才是心理健康？分析师如何知道，

何时他的病人已经被“治愈”了？这些只是作者所回应的问题中之一部份。

这本书是为了那些不满意其临床治疗结果的人而写的。它这样一本书证明了，自体心理学观点的应用如何让分析师在与其病人的沟通中，发现新的与常常想不到的意义，因而提供其诠释全新的治疗支点。这本书尤其是为了那些有样理解的人所写的：科学如果要保持其活力，就必须维持其开放的心态。

《自体的重建》，比起它的前一本书，六年前的《自体的分析》，无疑地将在心理世界中造成更大的骚动。

本书目录、作者简介、序及其他：

第一章 自恋型人格分析的结案

第二章 精神分析需要自体心理学吗？

第三章 对于分析中证据本质的省思

第四章 双极的自体

第五章 伊底帕斯情结与自体心理学

第六章 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情境

第七章 後记

作者简介

海恩兹·寇哈特（Heinz Kohut）

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其医学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神经学与精神医学的训练，后来他也成为这里的精神医学教授。他毕业於芝加哥精神分析机构，并成为教师、训练分析师、与精神分析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从一九七二年起，他成为辛辛那提大学精神分析的客座教授，而这所学校在一九七三年颁给他科学博士（**Doctor of Science**）的荣誉学位。寇哈特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成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长，而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副

会长。从一九七一年起，他成为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文献的副会长。寇哈特的早期文章，把精神分析的洞识应用於文学与音乐的理解之上。他也曾经写过关于精神分析教育的主题。一九五九年，在他一篇主要论文中，介绍了精神分析的操作型定义，给与内省与神入特别的强调。他最后十年的研究都聚焦於自体。

译者简介

许豪冲

台大医学系毕业

精神科专科医师

台北市立仁爱医院精神科主任

致谢

对于本书在形成的不同阶段，曾经慷慨地给与回应的同事与朋友，其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致我必须请求他们接受我的感谢却无法一一列举其名。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些对我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不管是因为他们无可避免在每一位作者对于其努力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刻，所曾提供的情绪支持；或是因为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与形式所给与的广泛意见。所以，我怀抱著温暖与感谢而提到以下诸位：迈可·巴史克（Michael F. Basch）医师、阿诺·高德堡（Arnold Goldberg）医师、卡夫卡（Jerome Kavka）医师、克伦勒（George H. Klumpner）医师、马乖尔（J. Gordon Maguire）医师、马库斯（David Marcus）医师、保罗·翁恩史坦（Paul H. Ornstein）医师、波拉克（George H. Pollock）医师、保罗·托尔平（Paul H. Tolpin）医师、与帕龙波（Joseph Palombo）先生；还有一些人我也要一并致谢。对伍尔夫（Ernest S. Wolf）医师的付出，我要表达由衷的感谢；他因著友谊的慷慨举动而承担本书索引编列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感谢一些同事，因为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被我督导时所分析个案的材料。不幸的，广泛使用我自己的个案是不明智的，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匿名性将非常困难。所以同事的个案之举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个案被引用的同事中，

有一些要求他们名字不要被提及，以作为特别的保护；以免尽管有小心的伪装，他们病人的身分还是可能被认出来。无论如何，有三位个案的资料可以确保安全，所以我能够表达对这三位分析师的感谢。艾妮塔·艾克史代德（**Anita Eckstaedt**）医师允许我使用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她从有经验进行的分析中所挑选出来的。安娜·翁恩史坦（**Anna Ornstein**）医师让我使用的临床材料，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而玛丽安·托尔平（**Marian Tolpin**）让我使用一些具启发性的材料，而这是来自她为了别的目的所准备的杰出个案研究。

一般作者对他秘书的感谢，通常被例行公事地放在前言的评论之中。然而，我对贾桂林·米勒（**Jacqueline Miller**）女士所要表示的诚挚谢意，绝非例行公事而是真诚的感受。对于我加诸于她的负担，如果没有她冷静的回应，没有她对任务的投入，没有她执行过程中的才智，这本书的完成将会更遥遥无期。

支持我要提出的这些研究结果，其所有阶段中间的财务帮助系来自芝加哥精神分析机构的安·波拉克·列德勒研究基金（**Anne Pollock Lederer Research Fund of the Chicago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以及来自一般的研究基金。我要对这些支持致谢。

对于来自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娜塔丽·阿特曼（**Natalie Altman**）女士的帮忙，我也要表达我的深挚谢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草稿书页往返旅行于芝加哥到纽约，而后再回到芝加哥。回来的书页中点缀著有感受力的问题与有价值的建议，督促我更清晰地表达自己，以充分的证据支持我提出的看法，以及放弃过多的材料。我感谢她温暖的热诚，因为这确实超过了职责所需，而且我希望她能够像我一样享受我们的互动。我知道我的书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匪浅。

前言

这本书在几个方向上，超越了我之前关于自恋的作品。在以前的书中，我主要以古典驱力理论的语言来提出自体心理学的发现。本书所引入的关键理论概念就是自体—客体（**self-object**）；而在治疗领域中与自体—客体概念相关联之最重要的实证发现，就是我描述的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现象。最后，当连结理论与临床观察，以及重建发展与治疗的理论，先前的作品引入转变内化作用

（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的概念，与自体领域的结构形成相关联的理论。

和我以前的著作相比较，这本书更清楚地表达我对神入—内省作为立足点的信赖，而这立足点已经在一九五九年以来定义了我概念上与治疗上的看法。这个步骤——对以下事实结果的充分接受：心理的领域的定义，是藉著观察者对于内省—神入的取向的投入——造成一些概念的精链，也显示在术语的改变上，就像我用「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术语取代之前的「自恋转移关系」。我不认为术语的改变是本书最首要的贡献；而是迈向更清楚定义的自体心理学之表达——或者稍后我会更清晰地陈述，是迈向两种彼此互补的自体心理学。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如同我其他的著作，是由神入的资料蒐集与理论化交织而成。在本书的一开始，先提出一组实证的临床资料与相关的经验—贴近（experience-near）的理论陈述。资料是关于一特定的临床分析过程中之特殊的时刻——关于有效的结案阶段可说是已经开始的时刻；论述区分防卫结构与代偿结构的适当性——这个概念的精链让我们对于构成心理上治愈的定义有新的看法，而且与此定义相关的是，可以再评估精神分析的结案阶段之功能与意义。

在广泛地处理了分析过程里的一个关键时刻（结案）之章节末尾；读者可以假设他掌握了一篇技术性的专题论文及关于临床理论的论文，其中描绘了被分析者准备结束分析之决定因素，以及提出论证来支持新的心理健康之精神分析定义，与达到精神分析治愈的过程——尤其是关于自体的疾患。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些确实是本书的目标，这些目标将在整本书中之不同的层次上与若干架构下被讨论。但为了要定义什么造成自体病理的治愈，需要再检视很多既定的理论概念。为了要描述自体的重建，必须建立自体心理学的大纲。

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要如何重塑，使它可以涵盖我们所观察之有关自体的现象之多元与歧异？令人惊奇的是，问题的答案在于——虽然回溯来看应该不会令人讶异——我们必须学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或甚至同时以两种理论架构思考；我们必须依据心理学的互补原则，认知到我们临床工作所碰到的现象之掌握——与更多的情况——需要两种取向：一种心理学是自体被视为其心理世界的中心；而另一种则是自体被视为一种心理装置的内容。

本书提出的重点在于这两种取向的前者，也就是广义的自体心理学——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心理学就是把自体当作中心，检视它在健康与疾病状态下的起

源、发展与组成成分。而第二种取向——其组成只是传统後设心理学的稍微延伸——狭义的自体心理学，其中自体被视为一种心理装置的内容，当它应用的解释效力适切的时候，也不会被忽略。如果本书的焦点更多的时候在於广义的自体心理学，而非狭义的自体心理学，其明显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前者的贡献较新而需要较仔细的阐述；也因为我在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要说明我们面对的临床实证现象的意义，如果以广义的自体心理学来理解，可以有更充分的解释。

为了要更接近这样的目标：描述自体心理学 的大纲与建立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我必须再检视一些既有的精神分析概念：精神分析的驱力—概念如何被我们对自体的强调所影响，以及驱力理论与自体心理学的关系为何？伊底帕斯期与前伊底帕斯期表现的原欲驱力概念，当我们在自体心理学的情境脉络下重新评估，有何影响？攻击作为驱力的概念如何被自体心理学的引入而影响；而在自体心理学的架构下，攻击的位置又在哪里？最後，从对动力概念的检视转向对结构理论的检视，我们会问在自体心理学的架构下，认为是自体的成分而非心理装置的机构，是否在概念上适当；而这些心理装置乍看之下可能就是其对应物（counterparts）。

虽然我很欣赏无瑕疵逻辑的优美，以及术语、概念形成、与理论论述的简洁一致，但本书的首要目标却不在此。书中所建议的理论看法的改变，不单纯是为了理论上的理由是合理的——这些改变的根本理由，在於新的观点对於实证资料的适用性。换句话说，我不会主张新的理论比较优美、新的定义比较精鍊、或新的论述比较经济而一致。我主张的是，新的理论尽管粗糙与有瑕疵，但它们扩展并深化了我们对心理领域的理解——不管在临床情境之内与之外。不是概念与术语的精鍊；而是扩展我们对人类心理本质的掌握，增加我们对人类动机与行为的解释能力，才能支撑我们的决心去承担这样的情绪痛苦：放弃熟悉概念架构的安抚帮助，而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观察若干临床资料——或这些实证资料的若干面向。

过去十年的探究成果，并没有让我想要致力於放弃古典的理论，以及临床精神分析对人的概念；我仍然支持在若干清楚界定的领域中，持续应用古典的理论。然而，我已经认知到一些分析的基本论述之应用上的限制。而關於古典精神分析对於人的本质的概念——无论其多么有力与漂亮——我已经确信它不能适当地处

理人类精神病理光谱中之一段宽阔的区域，以及我们在临床情境之外所碰到的其他大量的心理现象。

我充分地了解，古典精神分析对人的概念，对于我们的想像力所施予控制的力量；我知道它（古典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人尝试了解自身的工具是多有威力。因此我也知道，说它是不适当的，或甚至说它在若干面向会造成对人的错误看法之见解，一定会引起反对。我在精神分析界的一些同事会问，超越根本的驱力理论架构真的是必须的吗？事实上，在佛洛伊德与其下一代的学生影响下，它已经从原我心理学前进到自我心理学。目前在驱力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之外，加上自体心理学是必须的吗？以认知这边的角度可能议论说，有监于自我心理学的根本正确性与广泛的解释力，引入自体心理学有必要吗？而以道德的角度言，自体心理学是不是逃避的或胆小的尝试，用来洁净分析、否认人的驱力本质、并否认人是坏的且不完全文明的动物？正就是为了面对这样的议论，我坚持扩展精神分析的视野与自体的互补理论之必要性，这样既能丰富我们对精神官能症的概念，也是解释自体的疾患所不可或缺的——希望我所举之实证的证据，与我所提出的议论之合理性都能证明具说服力。

现在我转而面对第二种可能的反对者，也就是他们可能批评说我闭门造车，说我想要发现新的答案而没有参考其他人的著作。而这些作者早已认知到古典观点的限制，并已经建议了各种修订、改正、与改善。

有关我对自恋的著作之各种评论者，其中有人表示这样的感觉，说我对自恋领域的探究结果与其他人的探究结果，二者具有相似性。一位批评家阿法包姆（Apfelbaum, 1972）认为我的看法根本上是哈特曼派的（Hartmannian）；詹姆士（James, 1973）则认为我的看法基本上类似温尼科特（Winnicott）的看法；还有其他人如艾斯乐（Eissler, 1975）认为我追随著艾宏恩（Aichhorn）的脚步；第四位海因兹（Heinz, 1976）在我的著作里追查到沙特的哲学；第五位凯佩克（Kepecs, 1975）列出我与阿德勒的相似处；第六位史托楼罗（Stolorow, 1976）把我和罗哲斯（Rogers）案主—中心的治疗相比；有两人的团队韩力与马森（Hanly and Masson, 1976）认为我是印度哲学的分支；最後，另外两人史托楼罗与欧伍德（Stolorow and Atwood, 1976）说明我和奥图·峦克（Otto Rank）有关联。

我知道这份名单还不完整，更要紧的是，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群探究者的名字

也应该加进来。这里我想到的——像是贝里恩 (Balint, 1968)、艾力克森 (Erikson, 1956)、贾克森 (Jacobson, 1964)、肯伯格 (Kernberg, 1975)、拉冈 (Lacan, 1953)、葛露特 (Lampl-de Groot, 1965)、里契田史坦 (Lichtenstein, 1961)、马勒 (Mahler, 1968)、山德勒 (Sandler, 1963)、夏佛 (Schafer, 1968) 与其他人——他们研究的领域，即使不是他们的研究取向或结论，与我自己探究的主题有不同程度的重叠。

关于这一群的成员（对第一群部分提到的成员也一样成立，尤其是艾宏恩 (1936)、哈特曼 (1950)，与温尼科特 (1960a)），容我强调，起初我持续没有将他们的贡献和我的看法整合起来，不是因为任何的不尊敬——相反地，我很欣赏大部分的成员——而是由于我对自己设定的任务的本质。本书不是由一个孤立的作者所写的技术或理论的专题论文；而这个作者已经在稳定与已开发的知识领域中获得完全的掌握。这本书是一个分析师的报告，尝试在一个领域作更进一步的厘清。尽管作者经过多年有意识的努力，他还是无法在既有的精神分析架构下得到理解——即使经过现代贡献者作品的修正。尽我所知的，我十分尊敬那些事实上曾经以著作影响我的方法学与意见的人。但我的焦点不是学术上的完整——焦点是指向别的方向。

起先，我尝试藉著既存的精神分析文献，来导引自己探索我所感兴趣的领域。但是我发现自己挣扎于冲突的、欠缺基础的、模糊的理论思考的混乱中；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迈向进步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直接观察临床的现象，以及建构新的综合论述来涵盖我的观察。换句话说，就我所知道的，我的任务是描绘出自体心理学的草图，其背景就一般而言，是复杂心理状态之清楚而一致的定义；特定而言是精神分析的深度心理学。

我设定给自己的任务，并非整合我著作的结论与其他人著作的结论——其他人结论的获得系藉由与我不同的取向，或是其论述的理论架构是模糊不清的、易变的。我认为此刻从事这样的任务，不仅不得体，而且会在通往我目标的道路上设下难以克服的障碍。尤其是尝试将我的概念与论述的说明，以其他对自体心理学有贡献学者的说明作点缀，而这些人是以不同的参考架构与不同的观点提出其说明；这样的做法将使我纠结于类似的、重叠的、或相同的术语与概念的丛林之中。而这些术语与概念不具有相同的意义，也不是在相同的概念脉络下被应用。

舍弃了这样的压舱石，就是不把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概念与理论列入思考，我相信我自己基本的观点会清楚地浮现於本书之中。因为过去我已经广泛地对它作过定义，此处我只简单提及，它有三项信念的坚持作为特徵：坚持心理领域的定义为藉著内省与神入来接近之现实的面向；坚持观察者长期在心理领域的神入浸泡之方法学——尤其是他长期在转移关系中的神入浸泡之有关临床现象；以及坚持分析建构的综合论述，所用术语与内省—神入的取向相一致。用日常的语言来说：我正试图观察与解释内在的经验——包括客体的经验、自体的经验、以及与它们之间不同关系的经验。就方法学与综合论述的术语而言，我不属于行为学派、社会心理学、或生物精神医学——但我认知到这些取向的价值。

最後，我没有尝试将我的方法、发现与论述与其他研究自体的学者作比较，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学——而他们因此以不同的理论系统来论述其发现——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没有必要。然而，为了成功地进行这种学术上的研究，首先要等一段时间之後。换句话说，要回顾自体之不同取向的学术研究者，若干的距离与若干程度的抽离是必须的，这样他才能评估不同取向间相对的优缺点与之间的相互关系。

系列策画主编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者，在治疗室中会遭遇到的情况，总希望是能了解的，并进而传递这样的了解给个案，以增进彼此生命的福祉。而在治疗的迷雾森林里，是多么的期待识途向导的引领，即或不可得，至少有张明晰正确的地图，也是幸运不过的事。就如个案之自我伤害的冲动或甚至是行为，深度视之，究竟是因著严厉的超我藉由各种机转而对自我的攻击，或者是个案藉由对自我的攻击而攻击客体，或攻击自己分裂投射出来的坏部分，又或者是痛苦自我正尝试著去处理免於自体的崩解等等。而这样的症状行为尚只能说是歧路汇集而成的几条不一样大道而已，正待完整的地图标示出它们的前後相接之路。完整的学派，有如一张完整正确的地图，在这一点上，由寇哈特（Heinz Kohut）而有的自体心理学算是当之而无愧了。尤其在自恋型人格的了解与治疗上，按著寇哈特所画的图前进，感觉到的是对所行过之路的领会，以及对未来之路的无尽深度之敬佩。

这是一张由既聪明又努力且长期专注於同一焦点的人所画的宝贵地图。

在到处都可藉由各种方式吐露发泄的现代，过去因禁抑过多或过强造成冲突（**conflict**）的歇斯底里症在个案中所占的比率降低了。主要问题为防卫之墙更加薄弱易碎裂的前语言期问题的个案则增加了。就如性的行为在过去是外连於甚至可形成症状的神圣承诺，现在也被大量的作为关系融合或刺激自我存在感的手段。无法对这类前语言期问题的了解，就无法在治疗室里带著了解的正确或至少是无害的回应个案。也会有双方意识或未意识到的必然挫折。

寇哈特的原文之文字书写风格冗长迂回，在其三本原典的翻译中已做了许多这样的保留。他也不愧为一派宗师的代言了一群特殊的个案，为这些个案独特排他的病理特徵，做了深度完整的详密描述。

寇哈特三本书翻译的完成，历经了半年的酝酿、三年的读书会与个案讨论，和最後的翻译工作。在参与者都有从事长期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并各自带著自己所熟悉的理论背景与个人喜好下，每周浸泡在自体心理学的独特情境中，或赞同或反对，或之後的再反对与再赞同，从而由字到词再到句的吐出自体心理学的语言，竖立了自体心理学之所是，也精链区辨出不同的所在。确定的一件事是，寇哈特不只讲清楚了而且他也做到了——以现实自我实现了来自夸大体之企图心和来自理想化的双亲影像的理想。一个值得尊敬的理论开拓者！

寇哈特在第一本著作《自体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Self**）里，仍努力尝试要与古典理论及自我心理学做对话连结。到了第二本书《自体的重建》（**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他已不再与无关于自体心理学的部分缠斗，而致力於清楚明晰的陈述自体心理学的本身，再到其最後一本著作《精神分析治癒之道》（**How Does Analysis Cure?**），他则针对别人对其理论的质疑处再加说明回答。这样总合成为对同一主题的完整脉络。另外对於同属长於处理前语言期问题而为寇哈特所较少提及，却是治疗边缘型人格时的重要指引之客体关系理论，以及处理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时所必然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在深度的了解与处理个案的精神内在问题时，是值得与寇哈特的自体心理学并比参考的。在其中分别动员到的转移关系的类型，将会决定何者得以正当的去宣称所面对的是何种领域的问题。

寇哈特原典三本书能完整的在心理出版社出版的幕後，要感谢花莲师范学院

林美珠老师引见出版社总经理许丽玉女士，以及许总经理的大力支持。另外也要感谢吴道愉总编辑、执行编辑和费心折冲国外版权的张毓如小姐。最後并要感谢远流出版社放弃其中两本原已取得国外版权的书，让寇哈特的书籍得以完整成套的顺利出版。一个尊贵的灵魂，因著这许多的贡献努力，增加了得以对这片土地某种特别祝福的可能。

林明雄谨识

译序

自体心理学经过这三十年来的努力（从寇哈特一九七一《自体的分析》出版算起），逐渐在精神分析的知识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神入、自体客体、与转变内化作用等术语，也逐渐在分析界的文献讨论中，常会被提及或比对。然而，关于这些术语的起源、演变、以及在自体心理学治疗实务中的运用，最好还是透过寇哈特本人的文本，才比较可以避免一些常见的窄化或曲解。再者，中文的心理世界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对寇哈特理论的完整介绍。所以本书及另外两本寇哈特著作（《自体的分析》、《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的出现，应该可以稍解其中的缺憾。

寇哈特眼中的自体病理，在今天这种价值多变的、自恋的与边缘的时代中，确实充斥於整个社会环境中。举例而言，他对各种自体病理状态的描述，包括性变态、空虚匮乏忧郁的情绪、各种表面上性欲化而实际上是自体刺激的冒险活动、虑病的倾向，都有他独到的理论论述。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理解与掌握，让处于杂乱的、碎裂的、分歧的自体客体环境中的我们，可以逐渐促进治疗室之内与外之自体的整合。或者，以自体的角度来看，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观点，用来观察一个人的人格成熟与整合度。这种从自体著眼的观点，确实可以作为治疗者内省与神入之时的指引。

而自体心理学理论相较于客体关系理论，虽然比较明晰与概略化（此处不拟多加说明）；但要真正深度地了解、运用、与内化於治疗者的心智之中，却需要颇长时间的精链。自体心理学所强调的神入，使它著重於治疗师与案主间关系的建立，也让它的理论始终保持一种较容易亲近的「神入感」；这是它的长处，但同时也是它的短处；神入与同理心、同情、爱等概念的容易混淆，也同样容易发

生於自体心理学的初学者。而且，因为这样的长处所遭致的诸多误解批评，认为它缺乏了深度心理学所必须的深度与广度，也轻忽了潜意识的领域与诠释的重要性。不管这些争论有无最终的答案，译者以为，深度心理学的精神，必然包含了神入的理解与掌握；而要真正掌握自体心理学的微言大义，就还是回避不了寇哈特原典的阅读。如此不管是为了汲取寇哈特的经验智慧，抑或是更清楚地辨明理论观点间的差异，都可以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自体客体的需求，系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中都必定需要的。」这是寇哈特著名的一段论述。如今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如果也能成为本地治疗师可得的、易於接近的、可提供某些功能的自体客体，那么本书的目的就达成了。

许豪冲谨识

《自体的重建》(H. Kohut)

Ch3。对分析中证据本质的省思

(1) 界定困扰的本质

人类心理有一个部分，本质上独立于儿童的俄狄浦斯经验，而且，俄狄浦斯情结不仅是某种困扰类型的中心，也是心理健康的中心，是发展的成就。

两个考察方面：

①儿童在俄狄浦斯情境中与卷入的客体的经验；

②儿童在自体形成情境中与卷入的自体客体的经验。

即客体爱发展与自恋的发展两个角度。

结果有效性评估的两个原则：

①国王的新衣原则：关于神入的观察者的情感状态（天真的勇气）；

②罗塞达石原则：任务的认知方面（如同解读象形文字）。

两个临床范例：

①分析师的小孩

自我阻抗做为巩固自体的手段，不让自己被父母的洞识所穿透。

这可称作是古老自恋的复活？

像大众心理学所说的，给他一个自己的空间，让他有自己的秘密。因为正是这空间和其中容纳的秘密构成他的认同、他的核心自体。

②W 先生（症状）的分析

a.（患病及功能丧失）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维持着自体的统整。当自体客体失去时，尚统整的自体可能过渡性地经验到幻想性地藉由器官纳入缺席的自体客体。但在自体破裂为碎片的过程中，器官很快停止执行这种功能，此时自体的残余部分已无能力重建或寻求帮助，只有将焦虑和抱怨依附在身体碎片上。

自体客体的缺席导致了身一心自体碎裂，继而是特定心理功能的破坏。

一些病人当面临严重的自体碎裂时，暂时而狂热地增加各种心理与生理活动，企图防止自体全面崩溃。

如，以性欲的方式刺激自己，或不能放掉意识的控制而导致不能入睡。

b.（易怒）由于自体客体的失落，而将整个环境经验为非人的潜在攻击者，从而对整个环境发动攻击而非特定对象。

c.（强迫）在一个如其碎裂自体般不安全的世界中，W 在一个封闭空间中寻求庇护，而这个空间他的心智可以完全掌握。

或，自体客体丧失的瓦解性冲击触发他寻求确定的对未来的全能控制的防卫。

Ch7。后记

（1）精神分析为何需要自体心理学

现代西方的心理危境已经成为：

个人：无法解决的内在冲突；

人际：双亲与孩子之间的情绪上过度紧密，以及父母之间有强烈情绪的关系。

而不再是过去的禁抑与竞争而导致的冲突。

变化的原因需要多学科的联合发现，如偌干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导致的个人心理改变：主要人格模式、心理困扰的主要形式。

就个体而言，自体疾患是如何产生的？

产生于双亲的自体疾患，表现为过少刺激；以行为来评估，表象可能是给予

孩子过于亲近，但这些双亲不能回应孩子改变中的自恋需要，剥夺了孩子所需之神入的镜映，以及其理想化需求所需之有回应的目标。

他们为其自身的自恋需求而利用孩子做为他们本身自体的部分。

弗洛伊德时代与当今家庭结构不同，家庭规模变小，仆人变少或没有仆人。

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下进行理解和治疗。

（2）两种问题的治愈

目标：分析是否已经使病人能够执行那些核心的心理功能，而他能够通过这些任务来奠立其心理存活的确切情况。

结构冲突病人的治愈指标包括，一方面是病人官能症症状与抑制的消除或减轻，另一方面是病人有相对的自由以免于官能症的焦虑与罪恶感。

自体疾患病人的治愈指标包括：一方面是病人的虑病、动机缺乏、空虚的犹豫与倦怠、透过性欲化的活动来刺激自体等症状的消除或减轻，另一方面是病人有相对的自由以免于过度的自恋脆弱（以自体困扰症状回应自恋创伤）。

（3）弗洛伊德人格的影响（哈哈，终于知道科胡特为何被攻击了！）

①对过度刺激的恐惧——在于自恋的部分，在于暴露表现癖的领域；

②Freud 对现代艺术的拒绝，似乎与他不愿意把自己浸泡在古老的自恋状态是一致的——一种坚定不移的、需要理性为主宰而定义的人格。

（4）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

科胡特的回答是：借助于观察者对于人类内在生活进行持续的神入—内省的浸润，收集其资料并加以解释。

对于神入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意见，诸如非科学、建议性的介入、类宗教或神秘取向等，科胡特的回答是：分析确实暴露于多种危险，因此必须防范这样的可能，但要避免这样的滥用不必借着贬抑神入与内省，而应当澄清理论领域中有其定义的概念，坚持严格的科学标准，将其应用于研究与治疗。

真正的分析应当符合这样的标准：必须包括坚持浸泡于一系列的心理资料、借着神入与内省作为工具、并以所观察领域之科学进步为目标。

（5）关于自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理装置的特定结构（狭义），还是作为个人的心理世界之中心（广义），自体像所有现实——物理现实和心理现实——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不可知的。

我们不能借着内省与神入穿透自体本身；自体只有借着被内省地与神入地感知而得的心理展现才能对我们开放。我们收集资料，将这一系列经验建立成“个人”的方式，并且可以观察到这种经验有特色的变迁、描述它的整合、它的组成、起源或功能。但这都不是自体的本质。